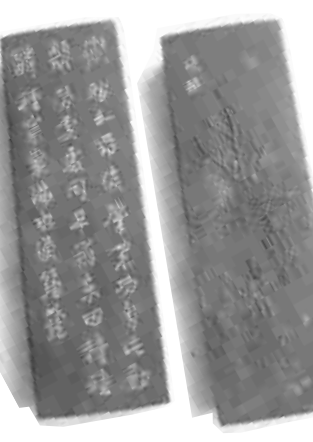


在 2006 年的夏天与日本文房四宝公司荣丰斋的(已故)会长佐野老先生的交谈中,知我是好墨者。就如数家珍般地谈及他曾拥有过的墨,不幸的是很多墨都早已出手。其中有乾隆汪近圣的石鼓文墨一套,分锭出手,留下空盒一个,实为憾事。所幸的是还有一些留在了山梨老家,从未示人(据说连儿子小佐野社长都未曾见过)。是年老先生已是 85 岁高龄,当时就试探着询问是否可拜见,老先生应允。开年又去了东京荣丰斋,未能见到所说之墨。此时老会长已退居二线,隐居老家山梨县,公司由小佐野社长打理了。老会长一年来上海多次,每次问及墨之事,他都会说:下次吧。一来二去两年过去了,其间佐野老先生来了五六次,我也去了三四次,但向往之墨一直未能谋到面。

虽未相见,却不曾忘记。缘分的到来是在 2009 年的春天,在老先生女儿的庆花堂内见到了几套墨,其中的一套便是久仰的(御制耕织诗)墨。当时真是兴奋异常,血管贲张,虽然不是夏天却汗流浹背,不停地擦手,生怕汗水流到墨上。

这套墨被纳入一个漆器提梁内,正面与顶部绘有五爪双龙,左右,背面绘有正面龙,提手处绘有缠枝。内装四屉,每屉十二锭,共四十八锭。每锭配有黄绫套及五爪龙锦盖,二锭合装在一个小杉木盒内,每屉六盒。仔细观看每笏墨及侧款、顶款,俱刻有“皇清康熙甲午年”和“顶烟”字样。在(耕)与(织)之前各有康熙帝的序文。

看完墨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感到饥肠辘辘,才想起竟然午饭忘了吃。问及何价可以承让,老先生女儿表示价格不菲,老爸又很固执,待其老爸百年再说。我怕夜长梦多,当即表示不要转让他



人,留给我半年时间以筹资金。回国后日思夜想,这可能是收藏者的通病吧。最终考虑再三,无奈卖掉房产筹得墨款。人生终是有得有失,缘分而已!

筹得墨款只等启程,却不慎发生意外,四根肋骨摔断。纠结万分中决定还是忍痛赴东瀛。想不到东京当天风雨交加,寒冷无比,伤处疼痛异常,再加上宾馆的席梦思极其柔软,更是雪上加霜。又因其房间狭小,连睡在地板上的空间都没有。个中滋味,也为艰难求墨路写上一个插曲。

此套墨是佐野老先生四十年前在香港朋友处转让而得,当时价格就相当不菲。从谈及此墨到人囊寒舍历时三年。想必是个“缘”字吧!老



先生承让墨后又一次来到上海,住在王宝和大酒店。老先生喜吃大闸蟹,在王宝和谈笑风生,黄酒、红酒、啤酒样样上口,没想到回去一个多月后撒手他界,享年 89 岁。事隔数月后小佐野社长遇见我戏说:“我老爸过世赵先生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他的心爱之物被你拿走了。”

“御制耕织诗”墨,故宫博物院藏有汪希古所制的全份,见(故宫周刊)有载。此外见著名蓄墨家周绍良先生的《清墨谈丛》一书中谈及汪希古与江希古都有《耕织图诗》墨存世。但是从边款视之,贡品,御用墨从不刻制者之名,历代如此。汪希古也好,江希古也罢,俱是仿制此套内务府所制的《御制耕织诗》墨,故有“恭摹”二字出现,总结是一种市品。在 2008 年国内的一家拍卖行出了一套两盒《御制耕织图诗》墨,共 47 笏,称谓康熙代,其实已经是乾隆年间或是雍正年间之物。

耕织图始于南宋初年,高宗虽出入军机,却勤劳有为,栉风沐雨,关心民生。生民之本,以食为天。历代圣主无不以服田力稼,勤以农桑为务先。

乾隆三年(1738)万作霖为秦观《农书》所作识语种谓:“圣祖仁皇帝南巡视,江南人士出其藏书敬献者甚多。内有陈畹《农书》,秦观《蚕书》,于潜公《耕织二图诗》,三书皆宋物。”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恰逢士人敬献于潜公耕织图诗,康熙观之,感慨万分,曰:“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思农夫之苦,朕倦倦于此至深至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并为其作了序。这便是康熙

时内务府绘制《耕织图诗》的缘起。受命绘制《耕织图诗》的是内廷供奉焦秉贞,山东济宁人。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弟子。通天文推步。擅长画人物,并以画皇帝御容称旨而供奉内廷,官钦天监五官正。亦工花卉山水及楼台宫宇,且参用西洋画法,剖析分判,量度阴阳相背,分别明暗,远近。远视之,人畜,花木,屋宇,皆直立而形圆。圣主嘉之,命绘《耕织图》四十六幅,镌版印赐臣工。焦秉贞弟子胶州人冷枚,亦参与其中。道光《胶州志》卷三十冷枚传说:“焦秉贞敕绘《耕织图》,枚复助之”可证。

中国版画,历来讲究书画家与刻工协同配合。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书画家与雕刻家的配合至关重要。画家作画时,既考虑自己绘画的特点,同时也要兼顾刻家操刀镌刻时刀锋易难走向,从而有意识调整画法和线条走向。反之很多刻家既懂画也会绘画,在实际的操刀中既强调刀法特色,又尽量按照画家的艺术风格刻,保持其原画作的风貌。康熙时内务府绘刻的《耕织图诗》,便是康熙的书法,焦秉贞的绘画与刻家朱圭紧密合作的精品。

朱圭,字上如,江苏吴县人。工雕善画。以刻刘源所绘《凌烟阁功臣图》和金史所绘《无双图》而出名。后被选入养心殿供事,凡大内字画,俱出其手。又以效力得官,授鸿胪寺序班。

以上是木刻彩绘的由来,到了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恰逢康熙六十大寿,内务府造办处在此前的木刻彩绘《耕织图诗》的基础上,摹刻了这套《耕织图诗》墨模。由于字数较多,在序页去掉了“佩文斋”印,并在耕与织前各加以序文,组成“耕”二十四笏,“织”二十四笏,纳入金漆提梁内。墨的尺寸为 8.5/2.65/0.9cm。重量为 33.4g。

康熙甲午五十三年(1714),至今已近三百年,除提梁提手处有些磨损之外,其余保存完好,实属罕见。一代接一代的相传继承,一定有着它精彩的故事。

高月小,水落石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船篷檐下,有一横匾,上刻“夜游赤壁”四字。船底刻有作者姓名及刻制年月,总计六十多个字,笔画刚劲,字迹清晰。更为奇巧的是,船首垂下一条锚链,由四十五个小如米粒、细如发丝的椭圆形环连结而成,环环相扣,且转动自如,充分显示了核雕工艺妙手天成、巧夺天工的艺术水平。

每有藏友前来,我总会拿出核雕藏品与他们一起赏玩,凡是看了的朋友都觉得不错,无不说我淘了些有巨大升值空间的宝贝。听到赞美之词,除心情愉悦外,更为自己当年不计成本收藏核雕的荒唐之举而欣喜。



早就听说潍坊的核雕精巧绝伦,上世纪初,还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因此,我对潍坊核雕特别留心,闲来无事,就到工艺品市场转转,甚至多次驱车赶往潍坊的工艺师家中,软磨硬泡地买回一些精品来,花了钱不算,光是车辆耗费的汽油,怕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不计成本藏“核雕”

◆ 刘志杰

十年过去,我收藏的潍坊核雕已经有近百件,主要是以核桃为主要材料,雕刻的山水、花鸟、人物以及车、船、首饰、印章等工艺品。其中有几件还是潍坊著名工艺师考功卿的作品,他巧妙地利用核桃上的自然麻纹,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雕刻成“西厢记”、“黛玉葬花”、“武松打虎”、“泰山风景”和“十二生肖印”等,无不惟妙惟肖,令人赞叹不已。

我最得意的一件核雕藏品要

不计成本藏“核雕”

◆ 刘志杰

属“夜游赤壁”,这是考功卿的得意门生王德绪的大作,王德绪继承传统创作方法并大胆创新,终于使技艺有重大突破,“夜游赤壁”是继承明代王叔远的名作“核舟”的一件很出色的佳作:黄鲁直在船头上展卷吟诵,苏东坡和佛印和尚二人谈笑风生,艄公把橹、抽烟,书童执扇烧炉,倦倦如睡。炉上罩茶壶,船舷左右有窗八扇,开合灵巧。门上还浅刻“挟飞仙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二十四字。窗门上浅刻十六字:“山

“走进古典音乐,从星期广播音乐会开始”。每当剧场喇叭里传出那句带有磁性穿透力的男中音时,两周一期的星广会(星期广播音乐会简称)便正式拉开帷幕。星广会自 1982 年 1 月 24 日登场亮相上海音乐厅后,至今已成为上海媒体优秀品牌。三十年间,星广会巅峰有之,停办有之、复出有之,始终不变的是“低票价、普及型、高品质”定位。

本人算不上星广会忠实观众,做不到期期必到。不过肯定是个老听众,因为我珍藏一套由星广会赠送的 1983 年年历片。

该年年历片一套 4 张,圆形,直径 6 厘米。年历片正面为星广会会徽;反面涂 4 种颜色分别代表一年的 4 个季度,并注明是“星期广播音乐会



赠”。年历片顶端打一小孔,穿上 4 种颜色丝线,可作书签。4 张年历片外套一个白袋子。白袋子上也印有“星期广播音乐会赠”字样。

大概年份久了,所以已经记不

年历片上的星广会

◆ 徐鸣

清究竟是如何得到这套年历片的?好像是收电台转播星广会,我回答问题正确后奖来的。星广会曲目演出过半,现场主持人会为观众和收音机旁的听众出一道问答题,该特色属于星广会保留节目。如今星广会上回答问题正确的观众或听众有可能获得的奖品是下两期星广会的门票。这个奖我也荣幸得到过。

我肚子里那点浅薄的古典音乐墨水,大半来自于星广会的灌输。虽然我赴现场的机会有限,但却给我留下不少难忘印象:在纪念《怀旧金曲》一千期专场,全场 1122 个位子座无

年历片上的星广会

虚席,观众们再次聆听了该节目第一任主持人张培的天籁之声,唏嘘不已;有一次坐在一位音乐老师旁边,他为我义务讲解了许多关于指挥以及合唱方面的常识,受益匪浅;有一场是童声合唱。我发现一位母亲领着孩子在音乐厅门口焦急地等退票(她手中只有一张票子),当时又几乎没什么富余的票子。我便慷慨地将自己的票子退给她,成人之美;好几回坐票早已售完,只有立票。我就买了立票“站”着看完整场演出……

岁月如歌。星广会三十而立。而我的那套星广会年历片几乎与星广



众所周知,油画又称西洋画,一般画在专门的油画纸或油画布上,而画在玻璃上的油画就相当少见了。前不久,笔者有幸在上海城隍庙华宝楼古玩商城觅得一幅清晚期玻璃油画《仕女图》。这幅《仕女图》宽 49 厘米,高 69 厘米,创作年代大约为清代晚期。

玻璃油画属舶来品,大约是清代初年从西洋传入的,现在西方很多已消失的建筑物,在早年的玻璃画中得以保存真相。它早期大都由无名艺人,用油漆、反笔画出来的。玻璃画最早用于宫内建筑装饰物上,后来发展成挂屏、插屏、围屏、宫灯等独立的工艺品,清乾隆以后流入民间,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受到富有阶层欢迎。当年绘制玻璃油画影响最大的当数广东省城十八铺的林家和莫家,他们出品的玻璃画曾畅销全国。玻璃油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乾隆、嘉庆时期平板玻璃售价相当昂贵,据乾隆年间价格折算,一平方米进口的平板玻璃,纹银约达十五两,加上画工就更贵了。因此早期的玻璃画是非常稀少而珍贵的,且玻璃又是易碎品,今日已经很难找到。

笔者觅得的这幅《仕女图》画面刻画十分精致漂亮,仕女面部吸取了中国戏曲人物的化妆特点,又融会古代仕女画之造型,衣裳打扮具有典型的清代服饰特征;人物右边还配以装饰性很强的花瓶、插花牡丹及线装古籍作道具。该玻璃画虽问世已过百年,但画面无丝毫破损,画框包浆自然浑厚,无论从正面和背面看,观赏效果都完全一样。该画之所以收藏价值较高还因为在画背后的下方,附有大字记号,有当年广东林、莫两家出品的商标。

目前,这类玻璃油画在市面上已比较罕见。对它的价值评判,一般以出品年代、画工精致、品相优劣和是否名家所绘而论。此外,对画框木料也有一定的讲究,紫檀等高档木材制作的價值就相对高一些。而这幅《仕女图》的画框材质为一般普通木料,则稍嫌不足。



会同步(1983 年的年历片必定是 1982 年四季度印发的),见证了其成长过程。再过二十年,这套年历片是否可以被当作文物陈列在上海音乐厅的走廊里?